

美国历年获奖科幻读物丛书

风暴挑战者



美国桥出版公司版权提供
辽宁画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风暴挑战者

(美)詹姆斯·格拉杜·乔丹 等著
董广才 译

辽宁画报出版社

版权合同登记 图字 06—1998—1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暴挑战者/(美)乔丹等著;董广才译. —沈阳:辽宁画报出版社,1998.2

(美国获奖科幻读物丛书)

ISBN 7-80601-220-6

I. 风… II. ①乔… ②董… III. 科学幻想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4513 号

WRITERS OF FUTURE VOL. 10

©1994 BRIDGE PUBLICATIONS, INC.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8 Liaoning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ridge Publications, Inc. and Author Services, Inc. through Copyright Agency of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经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代理,由美国桥出版公司正式授权独家出版。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辽宁画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皇姑区宁山中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10031)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255 千字 印张:12.25

印数:1—10 000 册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邢和明

责任校对:大可

封面设计:冯守哲

版式设计:和明

定价:19.80 元

编者的话

“美国历年获奖科幻读物系列”丛书共十三集，现已由我社编译出版。

这些科幻读物选自美国历年评选出的获奖作品，有着全新的科学知识、大胆的幻想、新奇的构思、曲折的情节及与之相配的插图。

它们不仅反映了当代美国人民对科学和未来的探求，同时也反映了美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作者的鲜明爱憎。

这些读物代表了近年美国科幻读物的最高水平，因而深受美国读者的欢迎。为了在我国青少年中提倡学科学爱科学的意识，我们出版了这套丛书。相信读者会从中得到知识、有所启发、有所钻研、有所成就。

目 录

薛定谔的捕鼠器	艾伦·巴克利 (1)
记忆之海	劳伦·弗兹哥罗尔德 (39)
机器与人都有情	W·埃瑞克·朱尔特 (49)
阿基罗	D·E·罗弗格兰 (75)
冬天的轮回	朗·金斯勒 (132)
风暴挑战者	詹姆斯·格拉杜·乔丹 (159)
选个孩子回家	希拉·哈特妮 (222)
护身石	马克·席明 (235)
术士	苏珊·J·克鲁帕 (255)
战后余波	丹·格勒伯 (288)
通向彼岸的桥	辛西娅·爱丽丝·斯坦林 (313)
星球迷踪	奥黛丽·劳森 (335)
探索者	布鲁斯·霍洛克 (352)

薛定谔的捕鼠器

艾伦·巴克利 著
史蒂夫·桑塔诺 插图

作者简介

艾伦说，在北非海岸的一座小屋里，九岁的他和一个十几岁的男孩，一只变种猫被送入了茫茫太空，从此再也没有返回地球。作家安德烈·诺顿的《零点石》让他爱不释手，读来如痴如醉。当他全家回归故里加拿大，创作如《零点石》一样精彩的冒险小说的愿望也和他回到了家乡并成了他心中不灭的理想。

作为人类学学士，艾伦研究过肖托坎·凯拉特。目前，他已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第二部长篇小说正在创作之中，他曾在《投机者杂志》上发表过文章。艾伦现住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的温哥华，以自由专职作家的身份从事写作。

和我们其他的一等奖获奖作家的获奖作品一样，艾伦创作的这部引人入胜，悬念迭生的短篇小说将是 L·朗·哈伯德四千元奖金强有力的竞争者。

插图作者简介

二十一岁的史蒂夫·桑塔诺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圣·安多尼奥。他回忆说，三岁时，当他看到第一本连环漫画，他就产生了画图画书的想法，于是他就开始将之付诸实践。

史蒂夫对艺术无限热爱，孜孜以求。他喜欢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艺术大师们的作品。

尽管在初中，高中他也因画画得过奖，但参加专业大赛还是首次。

现在，史蒂夫正从事图画书创作。他每天花数小时作画，追求技艺的完美和精湛。他把眼睛看作最好的老师。

小行星的入口是一扇十米高，已有一亿年历史的门。门上刻的三角形和长方形图案，人们只见过一次，那是在一件比人类还古老的工艺上。哈伯·查尼把平视显示器上显示的图像当作了雕刻品。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玛丽，它看上去像真的一样。”他说。

从他衣服的人工智能机中传出轻脆的女声：“哈伯，太棒了。”

“立即和迪斯接通联系，把图像除掉！”

“好的，哈伯。”图像消失了。一个精密计时仪、氧气计量器、惯性探测器显示在他护目镜的顶端。

迪斯拉姆·金斯顿在无线电话的那端问：“哈伯，那是真的门吗？”哈伯的这个同伴说一口几近纯正的英语，稍带一点儿加勒比海口音。他来自地球上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名叫基特斯·内维斯的岛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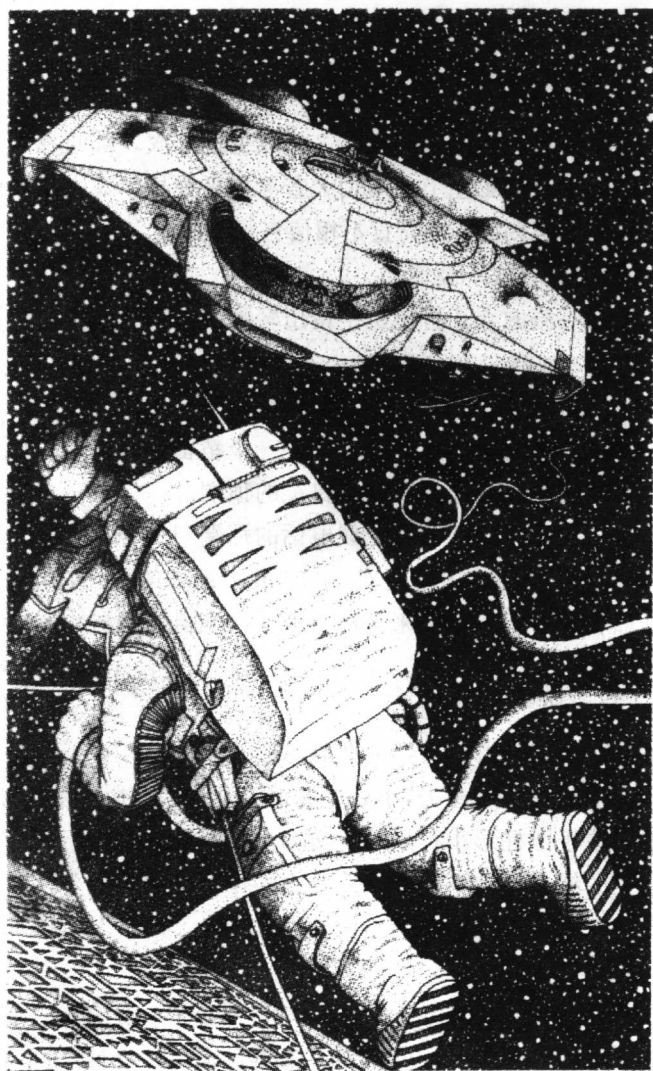
“是真的。”哈伯回答。

“这可真是太棒了！”迪斯高呼起来。

哈伯慢慢转过身去，小心翼翼地松开系在衣服上的绳子。门刚好位于圆柱形小行星的旋转轴上。两条绑在大门两侧的铁轴上的绳索使他不至于在向心力的作用下四处飘荡。

背对着小行星，他向他们的小勘探船“淘金”号挥了挥手。

“淘金”号在他前方二十米的地方悬浮着。哈伯转向小行星，竖起大拇指，极力压抑住心中的阵阵狂喜。和迪斯不同，



哈伯是个星带人：他在太阳系的小行星带出生、长大。那与生俱来的细心谨慎使他克制住了感情的流露。

在转过身来之前，南十字座就引起了他的注意。第二星际空间距小行星带有三个恒星年，哈伯还从未去过那里。

为了能走入第二星际空间，哈伯花了大量时间学习物理学和工程学，接受技术和体能训练。空间欢迎已婚夫妇前往，于是他就结了婚。但就在最后一刻，奥尔加改变了主意。现在，他永远也无法离开太阳系了。她真该死！

他从恒星转向大门。即使不能到恒星上去，至少他得到了一份安慰奖。

每个宇航员都听说过约翰·特鲁勒八年前发现的那个奇异的東西——一个约一公里长，由铁镍合制而成的空圆筒。这是人类与非人类智力成果的首次接触，同时又是一次令人失望的发现。

特鲁勒探测过的小行星是个空壳，除了内壁上的碳聚合物完好无损外，里面所有的机器、装置和其他物品都已被捣毁一空。

关于特鲁勒人的惟一线索是有着文字的十五个碎块——就连语言学家也不明其意的成对的长方形和三角形。他们不抱有找到一个特鲁勒人教他们语言的幻想。聚合物的分子裂变证明这个小行星已有九百万到十二亿年的历史了。

太阳系最高权力机构仅为了一个空壳就给特鲁勒一百万太阳系元。如果哈伯在这个小行星里发现什么，那他又能得到多少奖赏呢？

迪斯的声音再次传来，“嗨，我想收回绳子，你想进来吗？”

“不，我不想进去。不弄清楚我是不会相信这个玩意儿的。我要把激光钻机组装起来。”

“好吧，”迪斯说，“钻孔之前通知我一下。”我想看看你把猫从盒子中放出来会发生什么情况。”频道咔嗒一声关上了。

哈伯微微一笑。两人开始合作之初，他就给迪斯讲过薛定谔的猫的故事。迪斯从此就将猫作为未知物的代称。甚至把一个用白金链拴着的小盒子终日带在身边。

几分钟后，哈伯正要將激光钻机安到三轮起落架上，玛丽说话了：“哈伯？”

“玛丽，什么事？”他把枢轴对准了激光钻机。

“你别动这个怪东西。把它完整无缺地留给太阳系最高权力机构不是更好吗？”

哈伯犹豫了一下，准备检查激光钻机的电容器。”为什么要那样做？我想看看里面有什么。”

“你和迪斯孤助无援，如果里边危险该怎么办？”

“都已经过去一亿年了，还会有什么危险呢？”

“你想让我列举一下这样的事例吗？”这仅仅是个希望得到肯定的请求。

“不，我不需要。我想不可能有危险。”

“但愿如此，哈伯。”

“玛丽，你可真烦人。”

“是的，哈伯。”玛丽平素性格温和，很少发怒。但有时哈伯也怀疑玛丽是否也有生气的时候。

他发动了激光钻机，开始呼叫迪斯：“一切准备就绪，要

钻孔了。”

“好的，哈伯。我已经把摄像机对准你了。”

哈伯将钻机瞄准大门，“砰”的一声钻了一个直径为一厘米的洞。洞开到五厘米时，深度计量数达到二千，汽体从洞中喷涌而出。门钻通了。

“你看到蒸汽了吗？”迪斯兴奋地问。

“那是钻机释放出的蒸汽。”

不对，伙计。它不是散发出来的，它是喷出来的。‘快查一查。’

哈伯咯嗒一声关上了钻机上的保险装置，从膝盖上方的紧急备用袋中抽出一小块软布，把布对准铅笔般粗细的洞口。布飘了起来，随后从他戴着手套的指间滑了出来，飞入了茫茫寰宇。“是大气！”

哈伯不禁兴高采烈。特鲁勒的小行星里只是真空而已。如果他和迪斯发现的这个小行星里有大气，那说不定还会有别的东西。哈伯仿佛看到一件件珍稀罕见的宝物正翩翩飞舞。

“嘿，哈伯，你最好把洞堵上。”

哈伯从美梦中醒来，觉得自己像个土拨鼠，感到很不好意思。在小行星带，无故释放他人的大气就等于谋杀。他抽出一块大一些的布堵住了洞口。

“门打开了，我希望没人在家。”

三十分钟后，他已在激光钻机上了安了一个可膨胀的气塞，并把它粘在了门上。之后，开始在这块年代久远的金属上切割一个人体大小的圆圈。气塞由于充满了大气而变紧。哈伯切完大部分圆后，在缺口处又放了一把磁钳，然后发动钻

机，割下最后那部分弧形，把圆圈拖到一边绑在了大门上。

门上出现了一个漆黑的洞。

哈伯说：“好了，我要进去了。”

“小心点，哈伯。”迪斯在勘探船上说：“门会挡住电波的。”

“对。我这里有信标继台器。最好放一个在门口。”哈伯将一个最大型号的继台器粘在门上。“我准备好了。玛丽，给我些绳子。”

“好。”电脑回答。

自动卷轴松出两根线。哈伯先把头伸了进去。“外界光。”

头灯发出的光驱走了黑暗。哈伯发现自己站在一个鼓形室中间。房间直径有十二米，墙面上覆盖着黯淡的像塑料一样的物体。屋子的尽头是一扇高十米的门。

“一个和特鲁勒的小行星一样的锁气室，”哈伯说：“还得把这扇门刺穿。”

“哈伯，”迪斯在无线电的那端问道，“怎么样大气？”

尽管已安了一个继台器，为什么迪斯的信号还是有点儿弱呢？”

“玛丽，测测大气。”哈伯命令道。

“大气零点零八三。没有毒质，多数为氮，有微量的氧。”

“氧气！”迪斯大喊起来，“一亿多年前就有氧气？”

哈伯说：“他们呼吸氧气！”从这点上看，外星人并不是如何的奇怪了。”

“这可能是副产品或是附带品，就像我们呼吸的氮一样。”

哈伯退了出去，把激光钻机拆卸下来拿进洞里。“不，氧气腐蚀性很强。它必是科鲁勒人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真

希望能有个分析家帮我们好好分析一下。或许分析要比玛丽的探测器更有实效。”

把钻机拿进来重新安好花了十分钟。绳子和铁钻也被挪了进来以防由于小行星的转动而飘走。为处理里层门的工作准备就绪后，哈伯说：“再次行动！”

在里层门上钻了一个洞后，哈伯静静地等待着。气压达到了大气的十分之一。割好后，把铁板拿了下去。他从洞口朝里望去。“真像特鲁勒发现的那个小行星。”

又一间更大的鼓形室。六条隧道均匀地分布在鼓边上，通向小行星四周。在约翰·特鲁勒发现的小行星中，同样不相连的六条隧道沿着小行星的核心盘旋而上，直到它们在小行星另一端的另一个鼓形室中相遇。每个螺旋形隧道的两边都有面积很大的海湾。这些海湾可能包容过万物，但现在却只剩下真空了。在六条隧道之间，特鲁勒的小行星还有一个长却空的夹心板。夹心板壁有轻微的放射性。专家们认为这个小行星可能曾含有能源。甚至还有人推测小行星内装有无反应内驱动装置，它是一只宇宙飞船而不是宇宙空间站。

哈伯期望自己也能有所发现。即使是一个简单的分子电路也足以使他和迪斯成为百万富翁。

他把手伸入洞中，让玛丽显示盖氏计数。“拉德正常。我要进去了。”（注：拉德为辐射剂量单位）

哈伯钻进内室。内室直径至少有四十米，但除了对面墙壁上开的隧道外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要到边上去看看。房间这么大，压力还可以。”

他放松绳子，让身体随着旋转的小行星产生的向心力下

降，直至双脚触到了鼓形室那凸凹不平的地面。

“我想解开绳子。”他说。

“你的信号更弱了，”迪斯喊道，“你真的想朝里面走吗？”

“对，我想知道到时候我们能卖些什么。如果情况不妙，我就再放一个信标继台器。”哈伯犹豫了片刻，意识到自己心中充满了要亲眼目睹稀世珍宝的强烈欲望。好奇是他们细心谨慎的星带人性格中惟一的缺点。如果理智的话，他应该即刻离开这恐怖之地而让别人去冒险。

但是，他不能。

他解开系在衣服上的绳扣和卷轴，把它们挂在墙上，然后向最边的一个隧道走去。头灯发出的光照亮了漆黑而弯曲的隧道。特鲁勒小行星的隧道两边是干涸的海湾，那这个小行星有没有海湾，海湾中有什么稀有之物呢？

哈伯走入隧道，向小行星的外围前进。隧道地面平坦，向左延伸开去。“假重力异常给人感觉像谷神星的内圈，也许有二百五十，”他说，“前面好像有个海湾。”哈伯的心剧烈地跳动着。他尽力不使自己跑起来。越来越近。在头灯灯光的照耀下，一个能容纳三艘“淘金”号的海湾展现在他的面前。但海湾中空无一物。他加快了脚步，绕过了拐角，但仍没发现任何东西。他的心跳猛地沉了下去。“真该死！”他咕哝着。

迪斯的声音传来，让他把刚说过的话重复一遍。

“海湾里什么都没有，”哈伯说，“我再走一圈看看。”

哈伯看到一面墙。墙上布满了手指大小的圆洞和半米宽的狭孔，上面覆盖的聚合物被刮了下去，就像笨重的设备曾在上面挪动过一般。

“真该死!”哈伯心里忿忿地说,“如果特鲁勒人真的想搬走,他们也至少应该把宝石或冰箱什么的留下来呀。”

“我再到前面看看。”

弯弯曲曲的隧道又将他带到一个海湾。这个海湾位于隧道的左侧,也是空空如也。哈伯沿着一个个空矿的海湾继续前行。打穿这神奇之门的兴奋感和新奇感被深深的失望代替,因为这里一无所有。

哈伯传给同伴的话简短而机械。突然,一件东西在他的外围视觉移动而过,他回头望去。或许我错过了什么,他想。头灯照亮了四周,但除了微微的灯光外别无他物。

当惯性跟踪仪显示他已经横穿了整个小行星时,隧道陡然直上,引向旋转轴。在科鲁勒发现的小行星中,一条这样的隧道是通向另一个直达小行星中心的鼓形室的。哈伯努力使自己不再心存幻想,但一个个充满诱惑力的幻像仍接连不断地涌入他的脑海。

假重力不断下降。哈伯爬上了一面不很陡的坡,终于发现了他期盼已久的鼓形室。而那个辐射形房间里竟然有他未曾预料的其他东西。

“喂,迪斯,告诉你个好消息,我找到东西了!”哈伯急切地通知他的同伴。

在特鲁勒发现一个沿着小行星轴盘旋而上的空核的地方,哈伯却发现了一堵墙。墙上有一根凸出约有一头高的粗粗的铁心轴。铁心轴又有许多分支,每个分支各举着一个玻璃模样的圆球体,如同放置宇航服和头盔的衣架。

“迪斯,你等一下,我再安一个继台器。”哈伯快步走下

隧道，把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继台器安在了墙上。

“我没有听见你刚才说的话，哈伯，请回话。”迪斯的声音猛然转入他的耳膜。

“放松点儿，事情就要见分晓了。这个小行星和特鲁勒发现的一样，里面还有个房间。你就等着瞧我找到的东西吧。”哈伯又返回到鼓形室，抬头观察他头顶上方的球体。他尽量给迪斯讲得具体而详细。

“伙计，这听起来很奇怪，”迪斯说，“你能感觉到热或辐射吗？”

哈伯伸出手腕，看腕上的盖氏测量仪，同时让玛丽显示辐射计数。之后，他对迪斯说：“看来还很安全。”

“啊，也许吧，”迪斯说。哈伯的手离最近的圆球仅有一公分远。迪斯让他“回到…”时他已伸手去摸球了。

一片寂静。

哈伯的手触到球体的一刹那，迪斯的声音突然中断了。哈伯急忙把手抽了回来。“迪斯，你能听到我的声音吗？我失去你的信号了！”他吓得目瞪口呆。在这千分之一秒中，是信标继台器不起作用了还是其他的事情发生了？

哈伯朝他刚刚粘到墙上的信标继台器走去。“迪斯，我和你失去联系了。我正往回返。”突然，他停住了脚步，惊愕万分——继台器不见了！他上下巡视隧道。就是信标无缘无故地松掉了；它也不可能跑得太远。

上帝啊，继台器消失了！

“玛丽，你还能收到其他的频率吗？几分钟前无线电还活动吗？”